

## 参、【展葉】

那是一種神奇的平衡，我們從容自若走著，融進山裡，  
就像一曲行雲流水的歌。

### 叁之一·〈最初也最古老的〉

和小飽手牽著手，自花蓮鄉間的火車站走往家裡。

路的兩邊，是安靜的農田。我們走著，大背包比我們的頭還高，背包的重量壓著自己，因為心裡飽滿的關係，並不覺得辛苦或落魄。

「回去以後，妳又會寫一篇文章。」小飽說。

我知道當他這麼說時，其實是他自己覺得這足以寫成一篇文章，表示他也喜歡入山這幾天，並期待我寫出他心裡無法言說的感受。

我轉身，看到剛剛升起的月亮，農曆十八，月亮已不圓，但是好清楚、好鮮明。我向小飽指著月亮，就掛在遠處香蕉樹的上端，我大呼小叫著月亮的碩大，路燈不能阻止夜空星芒。

這樣清朗的夜空，是我們在山裡心心念念的。

挑什麼滿月上山，天氣不好，連日總是下雨，灰沉沉的夜空，哪裡有星星和月亮？我的頭腦簡單到，夜半竟夢見星空，就在翠池山屋的睡袋裡。

沒有忘記那個未竟的心願，即使當初轉進「好棒的地方」收穫滿滿，婚後仍想著來雪山一趟。沒有想到，這是我第一次，那麼平心靜氣地——走在雨中。

我記得那一刻，七卡山屋屋簷下，看著傾盆大雨，毅然決然背起大背包，走入雨中的我們。那一刻之所以值得紀念，因為心裡毫無怨念。我走在雨中，感覺雨水漸漸滲進了鞋裡，襪子吸飽了水，走路的時候能聽見撲滋撲滋響，**背負系統**都濕透了，我在雨裡，平心靜氣地走，還聽見心底的感謝。這是山奔騰的血液，滋養大地的同時，一定也滋養著我們，只是我們總是只看當下效益，以致於經常陷溺在懊喪和排拒的心理裡。下雨的山，沒有展望，一片迷霧，我得以把注意力放在身體上，雨中行走，是一種韻律，自然而然就生出來，因為不會想停下來，所以就這麼一直走著。你聽雨水嘩嘩落地，奔騰如流，也聽見底心有什麼滋長，然後壯大。

小飽一向討厭雨天，但這回不知有什麼力量牽引，我們都，心平氣和。

「蠻好的。」他這麼說。

所以儘管我們期待看到星星月亮，卻也沒那麼執著，沒有就沒有，那麼一定會有其他的遞補上來。

這是一趟安靜的旅程，我感到輕鬆，不多話，說出口的話多是對自然風景有感而發。我變了，不再以人為主，而得以專心進入山裡。我總是為路邊的小花小草駐足驚嘆，觀察良久，把刻印在腦海中的名字和圖像翻轉出來，在眼前應證。那是一種榮耀，「嗨，我認識你。」然後蹲下來，細細看花草世界的繁複精緻、轉瞬即逝的生命光華。有時走走停停到小飽不耐煩，我還是意猶未盡地徜徉在自然的多變裡，為多辨識出一種新植物而開心滿足半天，全心感受森林釋放的訊息（以現在的我所能覺察到的）。我開始看見前方枝頭上的鳥，並懂得噤聲不語、

不動聲色地觀看和尾隨，嘴角掛有微笑。

從三六九山莊之字形而上，一路是成片的青草，前陣子因人為不慎導致森林火災，把後方一片白木林都燒個精光，但自然是生生不息的，你看這成片的青草就知道。草坡很綠，火光餘燼埋入土裡，換來百花齊放，草坡不只是綠，玉山金絲桃和一枝黃花點綴其上，黃黃綠綠的對比色真的很好看，夾以紫紅色的藜蘆、藍紫色的龍膽、玫瑰紅的石竹、粉白成簇的繡線菊……台灣粉條兒菜的葉面邊緣開始轉成橘黃色，我感覺到季節和溫度的交替，也因為它們的昂然挺立，我看見大火過後的重整。有些生命是滅絕了，有些生命卻因此綻放，走在其上，靜靜收下這一片繽紛絢爛的風景，啊，夏天的高山，好熱鬧。

之字形上升一段，就這麼進入森林。進入森林非常明顯，因為涼爽的溫度會即刻襲上身，海拔三千公尺之上，冷杉用墨綠色的綠蔭把天空遮蓋起來，這就是著名的雪山黑森林，我不是第一次到，卻禁不住叫出聲來。一旦跨入森林的領域，不論何時、不管什麼年紀，都會被它巨大的靜謐感所震懾。那是一種難以言述的魔法，成群的冷杉拔地而起，向日光的方向衝去，這片冷杉純林，放眼望去個個高聳入天，森林呈現一片看似極其規律整齊的風景，但你仔細看，就會發現它其實在規矩中，也保有隨心所欲的諸多例外。這裡有雪山特有種，黃山蟹甲草的心型大葉看起來很好吃；玫瑰色的花朵讓玉山櫻草亭亭玉立；滿地都是綠色小葉鬼都郵……山坡地說好了似的，一致穿上一層厚厚的苔蘚，森林看起來像是鋪上一層毛茸茸的地毯，陽光灑落其上，散發耀眼的光芒。我們在森林裡漫步，每一步都伴隨精采的微觀世界，我覺得自己像逛一間琳琅滿目從不熄燈的書店，只是這裡更浩瀚、也更靜默，我們學習安靜，聽見內裡深層的滿足，悄悄的、深深的，如一股湧泉，源源不絕。我邊走邊玩，竟感到忙碌，多少不知名的蕨類植物間，土馬騮仍是一眼就能瞧見的柔軟綠星星；帶刺的台灣茶藨子還沒結紅果、玉山薔薇的花卻已落盡，蜘蛛在葉群間結網、腐爛的樹心長出小芽、被雷劈倒的高大樹幹、是誰扒走冷杉的皮？生生死死之間，成就一個生生不息的圓。這裡好豐富、好精采，我們走走停停，捨不得走出去，就讓綠蔭罩著吧，底心有泡泡冒出來，忍不住大聲吐出：「我好喜歡森林喔！」

如果可以，我也想要成為森林的一部分。

更高遠的一片森林，在圈谷與雪山主峰之後，有深綠色的翠池守候。我萬分想念的一片森林——玉山圓柏純林。總忘不了二〇〇九年雪山大縱走，初次走入它懷抱裡時的驚愕。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走到一個地方，便莫名感受到某種力量，這力量無影無形，單純由空間靜置、時間遊走所造成。我深刻記得那時甫走入的驚愕，一片廣袤無垠的沉靜。我們原本呱呱噪語，卻因為收到了某種訊息，慢慢也跟著靜默。然後愈走愈慢、愈走愈腳步放得愈輕，一種奇怪的魔法穿透我們。太古老了，被漫長以千年計的時間擁抱吧，心感受到了安定。某種不知名的鼓聲震動，因為鼓聲的原因更感受到森林的浩瀚，我幾乎立時生出一股篤定：任

何人、任何人來到這裡，都會不自覺安靜下來吧……之於這種安靜，不知所措是正常的、永難忘懷也是正常的。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走到一個地方，就相信有神存在？於我，就是下翠池的圓柏森林。以至於我心心念念，想回來這裡看看，慢慢走、慢慢走，仰頭望天，高聳的樹冠叢頂著藍天，葉隙裡藏匿光，帽子都快掉下來了。玉山圓柏群以參天之姿直挺挺守在這裡，它脫離舊有低矮灌木叢的形式，成為喬木。躺在地上的大圓柏是被雷劈倒了，倒下橫豎躺著，也自成一格，柔軟的苔蘚和地衣兀自倚著腐朽的樹幹內層生長，它是被劈倒的樹木、它是土地、也是重生的搖籃，樹心腐朽了，還能開出花朵。雖死猶生是一種溫柔的提醒，這世界，每天每天都有新生啊。

我抱了幾棵樹，或者靠著它坐著，或者就站在它底下。它們千姿百態，合體共生，枝葉盡朝有光的地方生長。把手掌心貼合樹幹，感受樹皮的溫度。粗粗刺刺的觸感，承載生命的平衡與延續。繞走到它身後，抱了它。緊接著我感受到一股亮光，積雲在這個時刻撥開，日光斜斜打在山坡上，我眼睛睜開，就看見了，開心地跑進光束裡（應該算是用跳的），感覺日光一點一點滲進身體，如同天啟。仰頭看圓柏的皺摺，扭轉成筆直的紋路，深呼吸一口氣，就是千年灌注。

「與森林同在。」、「與樹同在。」在心底默念。

我在林間漫步，看小飽的身影在前方光影間錯落。想著，「在自然裡生活」和「與自然一同生活」是不同的兩碼子事，在現代繁複精緻的社會裡，後者比前者更有難度而需要智慧，這往來反覆的入山，某種程度上確實可達到在自然裡生活的狀態——然則那終究是短暫的。我們終究只能站在邊陲地帶探看心底渴望的自然，但怎麼走，也走不到山的核心。如何參與自然，而不只是經過；如何與自然互動，因此達到共生……我一邊走，一邊哼唱，漫步細想，沒有答案，也不擔心。因為我知道得太少，彎腰，撥動地上深黃色的圓柏落葉堆，路旁唐崧草有酷似鐵線蕨的星葉，單花牻牛兒苗開滿了一片……也許這些名字都只是搪塞腦袋的幻象，當我拋卻對這些對應科學知識的需索，當我放下換取他者目光認同的焦慮，我才能拿回我完整的知覺。那麼多的樹聚在這裡，自然有一股靜謐的能量匯集，鼓脹自己。我在這裡，建立與山的連結，閉上眼，就看見精靈。

閃身進一個樹洞裡，倚著樹洞裡一點天光，探看腐朽的樹心。這裡發散著潮濕的氣味，卻別有洞天。我躲在樹裡偷看，覺得樹好厲害，中心腐朽了，還能繼續仰天生長……樹的思考似乎是整體的，它不要求完美，它非常現實，高海拔生存條件如此嚴苛，怎能因片面缺口（腐朽）就中斷生命進程。這讓我得以進入樹心，濕潤的樹屑結成牆，上頭有漂亮的蜘蛛網，幾乎是另一個世界，不知道……熊會不會住在樹洞裡？

我聽見小飽叫喚我的名字，探出頭。「怎麼都不喊一聲？」他碎念著。我們一前一後走在森林裡，我說著樹心裡的風景，絮絮叨叨，他停下腳步，指向近處一棵斷臂的圓柏。

「啊，斷掉了……」我驚呼。

「沒有，它活著。」小飽說。

定睛細看，才發現枝幹是斷了，呈現不自然凹折的直角，枝條卻帶著傷口，繼續朝地面生長，休養生息，等時機一到，復轉而朝上生長，呈現奇妙的 S 形。S 形末端悄悄開枝展葉著，傷口不知什麼時候自動形成一圈樹皮包裹住，驚人的策略，神奇的生命力，它是活的！

這樣的謀生之道遍布在森林裡，每多發現一處就多生一股勇氣，啦啦啦、啦啦啦，我幾乎要歡唱了，森林怎麼會這麼有趣！持續著迷於小花小草的觀察，在記憶間挖取它們春夏秋冬不同樣態，我知道我變了，變得連自己都不認識，從前總是大聲說話閒談的我，從前總是埋頭走路的我，什麼時候對角落的植株這麼細膩敏感了？我不太認識這樣的自己，徜徉於花花草草的埋首，卻又好享受這樣的顛覆。

小飽驀地停下腳步，提起方才下翠池畔一株被扒皮的冷杉，我說我記得它，光裸地站在那裡，受傷嚴重。我說這水鹿玩得也太瘋了吧！下頭植被凌亂，尚有明顯的生火痕跡。小飽徐徐地說，我散步回東側時，他在樹幹上發現深深的爪痕，「是熊。」他斷定。我深呼吸一口氣，想到樹洞裡的想像，與光溜溜的壯碩冷杉，森林帶來了一些訊息，我們何其有幸，得知與牠們同在。

山屋裡，因山友盛情邀約搭他們的便車回宜蘭，我們縮短行程，一天便從翠池下山。從翠池返回主峰要上升一段碎石坡，黎明的天氣反而沒有昨日森林漫步好，大霧遮住了視線，冷風吹，喘氣聲滯留在冰冷的空氣裡，鼻涕不知不覺流了下來，霧雨飄飛，落在身上。

也許就是離朗朗晴空太遙遠，以至於重返雪山山頂，卸下大背包休息時，突然地撥雲見日讓我們歡欣鼓舞。

那其實只是幾分鐘的光景，卻深深烙印在心上。一股感動湧現，非常鮮明。不管山路或人生，走幾次都一樣。友人指著天空大喊：「金色的河！」我看著千變萬化的天空發呆，湧動的烏雲和旭日並置眼前，山稜呈現一片黑影，風起雲湧裡漫藏金光四射，是的，我們離朗朗晴空太遙遠，只剩下遠方一層淡淡的瑰藍，混著金澄色往上攀升，形成一片曼妙的漸層。我在眨眼即逝的風景下發呆，儘管身體吸飽寒冷的空氣，手指僵硬不聽使喚，卻是在這樣臨界的狀態下，才又遇見一場驚喜。我很清楚，這不只是山景而已，也與登頂與否無關，有時我甚或覺得那塊大石刻印的「雪山主峰」四個大字礙眼，但祂總會給我們提示、總會給我們禮物。只是幾分鐘的光景，接著四處又一片白霧濛濛，什麼也沒有了。

從這裡開始便一路直下，我們愈走愈快、愈走愈順暢，來山裡攀樹的人、來山裡漫步的人、來山裡呼吸的人、來山裡感覺活著的人……九歲的小男孩告訴我他從北稜角切下水源路，晶亮的眼令人印象深刻（但他媽媽告訴我那段路他明明一邊走一邊哭），我想起出發前的不順遂，不覺莞爾。生命有時是被命運之神掌握，卻也能在自己的手心上翻面。

細細訴說山裡美好的同時，我不會忘記，我們差一點就因意志消沉而錯過全

部。上山前一天，我們真的意興闌珊，滿懷不如歸去的頹喪。蘇花公路上車子引擎的溫度維持高溫，遲遲不降，我們的心隨溫度計上下，好不容易抵達羅東，只想找尋一家信賴的修車廠，因無可靠消息來源，如無頭蒼蠅在街道上來回梭行。幾度交給陌生的修車廠檢查，有師傅搞不清楚狀況；有師傅建議我們開車去報廢，再坐火車回花蓮；有師傅語重心長要我們三思，別貿然開車上山。我們開著一台宣告不治的車，落魄潦倒地找尋住所，在青年會館裡淋浴，心裡頭空空的。因為我連汗也沒流，我的衣服一點也不髒，我的背包還鼓鼓的滿是食物，而我卻在冷氣房裡沖澡……晚間九點半，我們上街掏新台幣吃晚餐，心裡疲憊，武陵農場並不遠，搭客運就能到。而如果搭不到便車到雪山登山口，徒步也能抵達吧……我們是這麼想的。車子就遺留在山下了，小飽和我背起大背包，往登山口前去，擔心或憂慮都擱著吧，如果聽見山的召喚，就誠懇面對自己的想望，它會給我們答案。

於是。

回家路上，原野的氣味猶存鼻間，遠處有香蕉樹的影子，月亮剛從香蕉樹頭升起，頭頂上，有星星。我背著大背包，牽著小飽的手走路，覺得這趟回家的路真美。

家有溫暖的眠床，踏實可親；而山上的日子，也清爽宜人。車呢？依然遺留在客運站前的那個交叉口，等待回家的我們做決定。要報廢換車還是託運修理？我們也不急，抑鬱的躁動已遠去，我想起山裡那雙一前一後，平心靜氣走入雨中的影子，和現在走路回家，平心靜氣的月夜，無邊珍惜。雪山以陌生不動之姿，這樣教導我們許多事。我反覆溫習走在風中雨中自在舒服的樣子，反覆溫習不特別仰仗晴日的姿態，對比年輕時鍾情於藍天，這種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況味，或許，才是瑣碎如麻的日子裡，快樂生活的珍珠。我心裡平靜，晃著小飽的手，哼著不成調的曲子，慢慢走著，久遠的記憶緩緩浮現——當年雪山縱走也是這樣子練習的，某種心境上的鍛鍊，那時更年輕、更不經世事，我們從舉步維艱、沉重負荷到後來自在前行、如魚得水，在老天爺大方賜予的連續十九個晴日裡。走了那麼久，才走出一種平衡，才懂得什麼叫舉重若輕。那是至今仍留存心底的，一篇閃耀的扉頁。

## 叁之二·〈莒光日〉

那是充滿理想抱負的年代，正逢小飽當兵退伍、巧巧辭職，而我四處遊蕩。某個午後我們攤開地圖，深呼吸一口氣，豪氣地把雪山西稜線、志佳陽線、大小劍線、聖稜線通通連起來，決定最後從大霸北稜出新竹鎮西堡。

連續走上十九天，人家說登山如練兵，我對當兵術語不熟，但我知道，一旦這天休息放大假，我們就會稱它為——莒光日。

一、

小飽和巧巧凌晨四點半就整裝好出發去小劍（劍山）。天還沒亮，我揉著惺忪的眼看他們窸窣窸窣地打包。不想來回走上十四個小時只為單攻一顆山頭，喜愛每個山頭都要去的巧巧不死心地慫恿我，不管她怎麼說我就是鐵了心。

沒有再睡回去，安靜地煮熟可可吃餅乾，一個人留守油婆蘭營地。他們的睡袋攤開著，餘存溫暖的氣息，小飽留了一支無線電給我。從襯衫口袋裡掏出紀錄紙，寫下「十月二十二，取水與大便。」坐在帳篷門口，下巴靠在膝蓋上，湯匙攪拌鋼杯裡的可可，轉出淺淺的漩渦。我想著今天的行程，時間被淨空了，除了在附近散步，背包裡還有一本書。

清晨五點半，空氣依舊冰涼，我走上稜線，脖子磨蹭著頸巾，日出時分，紅光穿透雲層，宜蘭方向是一大片粉色雲海，都被山圍攏了。坐在草坡上我什麼也不想，白石池的金色稜線在此時浮現——那是大二的暑假，第一支長程縱走隊伍「能高安東軍」。一場雨後的黃昏，沒有夕陽，但金光衝破烏雲散射的剎那，天地瞬間萬紫千紅，白石池畔的人都驚呼了，隊友紛紛上稜，瞻仰金色稜脈，他們在沾滿露水的草坡間穿行，只剩我蹲在草叢裡尿尿，在心底瘋狂吶喊：「等等我啊——！」匆促站起來拉褲子，才驚覺已置身在粉紅色的霧裡。山谷迷幻如詩，一股情緒湧上，忘了褲子有沒有記得穿好，只知道自已站在原地呢喃：「好漂亮，你好漂亮……」眼角就溼了。

那是我第一次，被客觀風景導引出劇烈的個人情緒。我珍惜這種時刻，對面山體倒映出這面山形，迴身，看見自己的影子也落在草地上，知道自己和山在一起。風吹過，芒花搖曳，雲霧飄移，金色光芒藏在草尖裡擺動，時間被淨空重整了。至此，油婆蘭日出和多年前的白石日落結合，結合的瞬間，身體都起雞皮疙瘩了。

我坐在那裡，壯闊俊美的佳陽山在右前方，算是到小劍的中繼站。想巧巧和小飽此時應在上上下下的路上，氣喘吁吁的聲音、植被被身體撥弄的聲響，估測他們應該八點能走到佳陽山，也許到時可以再上來揮手，不知道他們看不看得到。

二、

隨便走著，尋覓大便的處所，決定在草坡另一面一個明顯的凹陷處，用石塊挖得更深，對準洞口蹲下，看朝陽緩緩上升，微風輕撫。排泄完畢，取出準備好

的塑膠袋，丟入衛生紙，捲起來塞進口袋，因通體舒暢而露出滿意的微笑。然後踢了踢腳，用周遭的箭竹葉屑和泥土把排遺埋起來，直到與邊坡齊平，站到上面踩了踩，又看了一眼才離去。

這是，最讓我覺得自己像動物的時刻。

伸了個懶腰，接下來的任務是取水，取水點在往大劍山的路上，要從鞍部岔路口下切兩百米，來回需兩個小時。我希望一次取足兩天三人份的**公水加行進水**，這樣就無須再為明日用水跑一趟。算一算，我們的水瓶不夠。營地旁有個不小的黑水塘，依稀可見裡面的浮游生物和小蟲，昨天小飽曾在這裡取水，可惜頭巾過濾的效果不佳，黑水塘水質差，煮沸仍可飲用。但誰不想用乾淨的活水呢？我希望有用之不竭的水可以揮霍，時間又多，能取多少就取多少吧！開始尋找附近倖存的容器。

翻過稜線，路跡多而紛亂，下到一個平坦處，走近一看，這側營地更大，有升火痕跡。看到一個兩升的塑膠水瓶，開心地撿起來，雖然又舊又髒，但可以用。抱著舊水瓶環顧四周——才發現根本不用仔細蒐集，一個五升大的塑膠桶就在腳邊，更多倒插在箭竹上，三、四個空罐頭歪倒在升火焦黑處，生鏽的瓦斯罐滾落一角……沿著這些物品慢慢走視，你發現整個營地都是高齡垃圾。

你看著四散的空瓶發呆，實在是太多了……背一點下去吧！像個拾荒阿婆一樣撿了很多個空瓶子，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撿到第八個的時候，你明白能力有限，怎麼也撿不完，困惑於登山者之於山的負擔，站在那裡發怔。逃避性地想：多希望沒看見這些東西啊……多希望沒有走來，那麼油婆蘭山在心中恆久都是乾淨美好……默默走回你們的小營地，一路水瓶總是滾落，你東撿西撿的樣子愈來愈狼狽。最後蹲在**看天池**邊，低頭沖洗多餘的空水瓶。

奇怪了，我何以要在意那些垃圾？再多也不是我丟的，關我什麼事？

那年我才大一，擔任社長的阿燁利用春假，舉辦了一場南區大專院校聯合淨山的活動。發起兼統籌，他們終日焦頭爛額地忙碌，沒有人做過，一切從無到有，這是阿燁的願望：要把屏東魯凱族的聖山——北大武山淨淨。他們聯繫六個學校，包辦管理、財務、宣傳、交通等……記得他們愁苦奔走和熱情交雜的身影，我卻抱著交差了事的心情上山玩耍。聖山之上，山頭清爽得讓人驚艷，心情不知是該因登山客的公德感到欣慰，還是因毋須撿垃圾的偷閒心態感到竊喜。

學長一聲令下，我們分從山頂往四面各別下切，接下來，八方髒話不絕。「媽的，怎麼八寶罐那麼多！」、「這邊還有沒吃完的鳳梨罐……」、「幹，衛生紙到處都是……」、「還有整包垃圾直接丟在樹叢裡的咧！」、「欸你看我要不要繼續往下切？下面還有好多…可是再切下去我就要往比魯溫泉的方向去了……」我們在箭竹叢間弓背、彎腰，努力撿起一個個不屬於那裡的東西，不間斷重複，這個擦拭的動作。

多麼好笑，心情從欣慰到悲憤難耐、到失望透頂、到麻木不仁。帶來的垃圾袋已不夠用，而從地底一連串拉出來的垃圾接力卻持續地跑著，不知還有多少塑膠袋深埋在北大武心臟裡，深埋在不為人知的沉默裡。有人撿垃圾撿上了癮，看



著帶不回去的垃圾，竟依依不捨起來。我才開始學會嚴肅，收起嬉皮笑臉低頭：「我們到底是愛山，還是利用山來愛自己？」檜谷山莊的廁所裡，難堪如衛生紙一樣不斷湧出，人們只要走出廁所，立刻就能忘記一切。十多年了，我還依稀記得友校學生拿著鐵夾，掩鼻撿拾的模樣……如果真的喜歡，為什麼要讓它蒙上無辜的塵埃？為什麼要讓自己妥協成習慣？如果山友不曾留意，或說服自己眼不見為淨，那麼我們爬山，有沒有可能、有沒有那麼一點可能，只是種自私的手段，藉上山以達到冒險逸樂或搏感情的目的？

我蹲在黑水塘邊，把洗好的空水瓶一個個壓扁，動作緩慢，塑膠擠壓的清脆聲響來回衝撞著自己，我想起阿燁，拚死拚活辦一場讓人心力交瘁的淨山活動，一連數月無止盡的連繫與周旋，終一償宿願。但他不是沒有遺憾、不是沒有抱怨：上山前他發了數封信給各大媒體，希望學生關懷山林環境的努力能引起注意，卻無任何記者感興趣，對比於聳動山難事件的爭相報導，淨山新聞卻恍若石沉大海，他為此低落，而當時的我卻想著：這不沒事找事嗎？寫信給媒體幹嘛？

那些寶特瓶通通都塞進大背包，水瓶沒什麼重量，心卻沉沉的——是登山教育尚未普及深化，轉而為環境所承受。內裡不斷拉扯，我們離天人平衡之路還有多遠？那些垃圾不落地或**無痕山林(LNT)**的觀念還要多久才能深植人心？而你還要自保，你知道你還有九天要走，你看著那些背不走的罐頭水瓶發愣，最終把它們丟在箭竹叢裡，假裝沒看見過。

### 三、

如果不是昨天三人已下切取水一趟，小飽不會讓我單獨取全隊的水，我哼唱沿山腰走到岔路口，相中一根樹枝，乖乖繫上第一個路標結，心裡湧起一股奇異的成就感——難得我也有派上用場的時候，這個認知讓我勇氣倍增。

沿碎石坡直下，天很藍，風涼涼的，我回望上空處，慶幸只有我一個人，不然光天化日綁這麼密的路標真的很丟臉。走進溪谷，我爬上大石，陽光穿透落下點點光斑，我在光斑小道裡走著，找到昨天的取水點。小心走過斜石板，我蹲下來，開始工作，直到所有水瓶都晶瑩飽滿我才滿意。

爬上巧巧昨天仰躺的大倒木上曬太陽，想著昨天三人滿懷著溪畔野餐的願望空腹陡下，最後當小飽掏出爐頭，一個伸手：「瓦斯罐。」巧巧卻倒抽一口氣：「你不是叫我帶爐頭嗎？」空氣瞬間凍結，她花容失色的臉完全無法安慰我們，「沒有瓦斯罐？沒有瓦斯罐就沒有湯麵……」我痛苦地呻吟。結果是小飽蹲在溪裡泡冷泡茶、無聲丟出巧克力派和米果捲，配上巧巧的蜜餞和梅干，想不到這樣簡單的下午茶也大受歡迎，我側倚山壁，巧巧躺在倒木上，陽光溫暖，毛茸茸的苔蘚發出青色的光芒，原來痛失湯麵也打不死我們。

藍天在葉隙裡若隱若現，陽光就像小金幣，流水聲淅瀝淅瀝，我坐在大倒木上大聲歌唱，想念巧巧和小飽，覺得自己可以幫他們取水，真好。躺下，腦袋放空聆聽溪水的聲音，聽到自己都想尿尿了才離開。

沒在大背包下面墊上睡袋或保暖衣物真是失策，背著十三公升的水爬碎石

坡，重量全集中在背包底側，一直拉著自己往後仰，實在很辛苦。腳在碎石坡上緩慢舉起，伴隨石塊鬆動的聲音，拆解路標，卻又心甘情願。只要想到明天大家不用再下來取水，心情指數就會攀升回來。我站在岔路口，迴望取水之路，這是我的冒險，我的小小冒險，一路氣喘吁吁、哼哼唱唱回到營地。

下午一點整，準時開機，小飽的聲音從無線電傳來，估測最慢下午五點就會回營。他們都沒看到我的微笑，這些隻字片語像是從天外星球傳來，我興奮極了，努力在沙沙雜訊中聽清楚對方發話。通報已取足夠的水，加上原本的水共十七升。小飽回應：「了不起。」我為這三個字驕傲許久。

天氣很好，完全沒有留守說的颱風環流出現，滿足地吃了一碗杯麵當中餐，然後整理帳篷，我的精神很好，不想睡午覺也不想看書，坐在門前寫日記。

想起連日來，我習慣指著某段稜線問：那是哪裡？而他們也總是耐心回答：雪主（雪山主峰）啊、大小劍啦、志佳陽、雪山西稜、大小劍、雪山西稜啦、講過了是志佳陽……前日從翠池下志佳陽才指著落日輝煌的稜線問過，今天我就在這裡，回首前天的路。我不再用數字和事件感知時間，而由天色和地景自然生成，從燦爛餘暉、靜夜星空，到朝陽初升、日正當空，日落又日出，日子一天又一天。巧巧說：「好好笑，每天這樣互相看來看去，都不會膩耶！」

雲霧慢慢飄過營地，千變萬化，忽悠來去，人成為靜止的湖面，任隨時空翻湧。油婆蘭草坡，兩天內被我來回走了數次，它像家，地勢走向、山形與路跡、營地的樣子，都刻印在腦海裡了。

向晚的雲彩從東側宜蘭的方向翻過中央山脈，再翻上這裡。帳篷和青草上都沾染了粉紅色的霧，西面的雪山西稜則依舊清朗。

五點半了，一個人的日落竟有些寂寥。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回來？

#### 四、

六點整，天迅速暗沉下來，大霧與冷風同時報到，我鑽進帳篷裡，盯著山粉圓在熱水裡滾動、泡開轉白，努力壓抑心底期盼，還是忍不住拉開帳篷探看外面十數次。能見度極差，頭燈探照遠方只見水氣在白光裡漂浮，一堵隱形的牆包圍了自己，四處盡茫茫。

「怎麼還沒回來？」六點半，憂心忡忡，無法做任何事，你所能做的事就是等待。無止盡地等下去。忍住探頭的衝動，因為一分鐘前你才做過一樣的事情。

你被迫重新思索「等待」的意義，因為他們不在，而你不知道他們哪時候才會回來，三人的關係因而顯得更加緊密。

**開機間隔**，無人答應，只剩下沙沙的雜音，像被遺棄在一望無際的太平洋上。

如果一定要做些什麼轉移注意力的話，就是讀小劍的行程紀錄和看地圖，重新估算他們的腳程。我逼迫自己閱讀，但眼神卻難以與地圖對焦，心裡慌亂地想著：如果、如果不回來呢？

你明白自己的斤兩在哪裡，不可能去找他們；要下山也不難，從這裡下到登山口只要一天；油婆蘭山就有收訊，打給留守很容易，然後你猛地想起你的手機在主峰頂掛點了……環顧四周，你看見橘色和暗紅色的背包……

終於你承認，重點不是不知道要做什麼，你只是不想看不到隊友。不想一個人孤獨地吃晚餐，或者睡覺。能煮晚餐嗎？什麼時候煮？煮幾人份？菜單在補給當天全讓小飽重修了，你連今天吃什麼都不知道。

你試想同伴在樹林間摸黑走路，那裡有沒有起大霧？行進水夠嗎？巧巧還有體力嗎？……不想一個人在這邊胡思亂想，無助地憂慮也許只是一場空，但你無法控管你的腦袋，思緒糾結在一起，怎麼解也解不開。一個人夜間帳篷的等待，時間被延伸到黑洞裡，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所有關於莒光日創建的自在都離你遠去，你感到一種深刻的恐懼，又不想再往深處探去，不想跌入更幽暗的山谷。

這碗山粉圓好冰涼。

「嘿——」當小飽的聲音從草坡上方傳下來，帳棚內的我竟有種作夢的感覺。愣愣地坐在帳裡，懷疑自己是不是幻聽。

直到第二聲悠長的「劉—崇—鳳——！」，我才被拉回真實的當下。

原來被人家叫全名會有這樣明晰的存在感啊！茫然大霧中我看到出口，確認小飽的存在，探頭出來卻看不見巧巧，我拚了命努力看清黑夜裡其他頭燈的光束，直到我聽見巧巧從那個方向微弱地喊：「我想喝水……」

我坐在帳裡，沒有出去。只是坐在帳裡，盯著兩道微弱光束的移動。確實覺察到：沒錯，他們回來了。終於找到一點點力氣，朝他們大聲狂吼：「也太晚了吧你們！氣死我了——」

迅速加熱山粉圓以及煮泡麵，聽見扔擲登山杖的聲音，那是小飽走到帳篷旁，他嘆了一口氣：「終於回來了……」拿起一大罐水猛灌，我趕緊遞另一罐水給巧巧。

巧巧不斷抱怨小劍到底有多鳥多鳥、多遠多遠、多無聊多無聊，他們不僅走到缺水，她的鞋後跟還在回來路上開口笑了……鞋後跟、是鞋後跟耶！

我一邊忙一邊偷笑，她的聲音聽起來真有精神，緊張多時的心一下癱軟了，遍尋不著更多的語言，只好胡亂應聲：「是喔是喔，有這麼鳥？撿到了還不滿意！」

小飽站在帳棚旁，一副悵然若失：「一天就這樣過去了？」他的神情茫然，我卻沉浸在他們回到身邊的雀躍裡，這兩人是上天給我的寶物，這個家終於又充滿聲音，三個人可以一起吃晚餐了！

### 叁之三·〈飢餓感〉

一、

我站在石塊上，蹲下去，撫摸結冰的裂隙，最後將手心貼合在池畔的薄冰層上，感受清晨的溫度。

終年不涸的翠池明顯縮水了，大自然的循環清楚地擺在眼前，一周未雨的結果，露出更多潮濕的石塊，蒼勁的圓柏林和碎石邊坡清楚倒印在池心上，池底石塊歷歷，沒有波紋，一切安安靜靜。

這裡罕見地有尊土地公，聽說是獲救的山友發願請人背上來的。走到小土地公廟前，雙掌合十，閉目聆聽——所謂的祈禱，並不是對神喃喃地陳述所求，而是靜默、聆聽。唯有安靜聆聽，才能收到周遭的力量和訊息。

那是一種很渺小，卻心甘情願的感覺。是這裡古老的圓柏告訴我的。

北稜角的風奇大，我們不停上演逆風喊話對方卻聽不見的戲碼。最後你只能拉起面罩，露出兩隻眼睛，無聲站在風裡。

饒是沒有方向感的你，也能慢慢學會判別，正前方是雪山主峰，直下是志佳陽山，你想像一大片被火焚身的圓柏矮盤灌叢；順時針而下是大小劍稜脈，司界蘭溪居中切割，劃下大大小小的谷地；再往西移，就是雪山西稜了，博可爾山是哪一座呢？從那面過來，在一個轉彎處會突然遇見北稜角背面的壯麗岩壁，你還記得它氣勢磅礴撞進胸口的緊窒感。數日前你們還在底下的草坡上打滾，而現在卻站在這面岩壁之上。

我沒有拿出地圖，在稜角分明的岩堆間跳走，撿了一個稍稍能避風的山凹處坐下，小飽把登山杖充當天線舉得老高來收訊；巧巧頭低低的，正在打一封簡訊。

背包上肩以後，三個人轉身，聖稜線便裸裎眼前——那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壯闊，小飽藍色背包套的身影在群峰上移動，萬里無雲裡他微渺如蟻。一條偉岸峻奇的稜線，曲曲折折延伸向天，山體的骨幹清晰嶙峋，岩石和樹按照它們的意志與命運生成，陽光閃耀，群巒疊翠，生命與生命交疊相扣的世界。

「輸了，志佳陽整個輸了！」

那是巧巧的聲音，我回頭看向她。

「聖稜大勝！」巧巧站在湛藍底下，朗聲宣讀她的裁判。

「……我們會不會下山以後覺得像做了一場夢？」我有些遲疑，這一切不夠真實。

「會！」一個字舞著刀箭爽利穿過耳朵，巧巧的回應又快又篤定，這學妹一向如此爽辣。

大概是因為場面浩大，我們不自覺走得輕快起來，走著走著，你發現自己在微笑，連登山杖敲打石塊的聲音都悅耳了起來，隨走路的節奏發出清脆的聲響，為大步邁進的腳打鼓，為天空大地打鼓。

就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我們才有辦法專心逗留在行走的呼吸裡，一種純粹

的愉悅油然而生。

我們在這裡。

小飽像長了翅膀，離我們愈來愈遠，最後剩下一個小黑點。等我走到凱蘭特昆山時，他已經坐在三角點旁不知多久了。

「走太快了……」他看著我，不明所以地搔著頭。

「你是想飛越聖稜嗎？」我插腰怒控小飽，心裡不停嘀咕：儘管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在慫恿鼓動我們的腳，但這麼美的展望，就是不能走太快、不能走太快啊！

巧巧隨後也到了，率性地丟了登山杖、卸下背包，一屁股坐下。「與世無爭啊！」她拉下面罩。

那是一種嘆息，我聽得出來。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到底在感慨什麼，巧巧難得也有詩情畫意的一刻。

那是一種進程，很久以後你回頭凝視才發現。

就是因為環境單純、人員組合簡單；就是因為身體已經適應山；就是因為天氣好得不像話……我們才會在不知不覺間，提升了身體的動能、心理的穩定度、還有食慾。

二、

已經連續好幾天，我們在下午兩點以前就到了山屋。不是路程變短，而是我們變輕了。巧巧走著走著，乾脆自封我們為“高海拔人”。

四周盡是挺拔勁翠的冷杉，素密達山屋坐落在森林裡。陽光灑下，葉群把影子抖落在高斜的紅色屋頂上。屋頂兩側各開有兩個方格子小窗，可愛極了。

我們在山屋前的木地板上，把悶在登山鞋裡兩周的臭襪脫下來曝曬，一邊整理裝備，一邊討論高海拔人的特性。

「高海拔人喜歡吃粥！」巧巧看到我掏出來一包米，眼睛都發亮了。

「高海拔人不懂下雨為何物。」我抬頭看葉隙裡的陽光。

「他們喜歡早早到山屋，」巧巧有點自豪。

「然後下午去散步。」我說。

「唉，為什麼我的腳和肩膀都不會痠？」我拍著自己的大腿。

「妳這是在抱怨嗎？」巧巧雙眼圓睜，「因為高海拔人的腳很強壯啊。」她做出結論。

「他們不知不覺就會走太快，」我點頭附和。

「而且流行掉鞋底！」巧巧的聲音忽然大起來。

我禁不住大笑，小飽在當兵兩年後第一次復出，走不到兩天鞋底就垂垂欲掉。我深表同情，沒想到就在隔天，自己的登山鞋也跟著開口笑。再加上巧巧脫落的鞋後跟……每天出發我們都要花時間用鐵絲繞纏固定鞋子，密密纏緊的同時，感覺自己的力量貼合在腳掌上，一圈、拉緊，再一圈、拉緊……我們和破損的裝備相依為命，一樣可以走很遠的路。

那個下午，三人坐在山屋外，把兩腳伸得直挺挺，腳掌使勁撐開、放平、蠕動，以為腳趾頭會如植物一般行光合作用，舒服乾爽得讓人喟嘆。陽光被綠葉揉碎，掉在小飽和巧巧的肩上，他們一個煮泡麵、一個曬腳，我跑向樹林另一端探險，風吹過，黑影斑斕，他們像溶進山裡了一樣。

素密達山屋頗有歐洲風情，突然很想念起司蛋糕。「我想吃起司蛋糕、義大利麵、還有檸檬口味的冰棒。」走上石板台階，我細數並宣告。這些想念，不巧都在大學附近。

「我想吃番茄麻辣豬肉火鍋、夜市滷味、還有那個……長榮路的越南河粉！」巧巧興致高昂，講起吃的精神全來了。

「我要追加一份武廟肉丸。」我說。

「小飽，你想吃什麼啊？」巧巧轉頭詢問，鼓勵這寡言之人。

「我想吃水餃。」小飽說。

「啊？」巧巧傻眼。

「在我台北家附近。」小飽補充。

「就這樣？」我很錯愕。

「水餃欸……」巧巧和我相望，彷彿小飽說了什麼外星語言。

「很大欸，很好吃欸！」小飽為他平凡無奇的對象擁護，水餃是他的唯一。

時間和胃雙雙增大，早跟不上當初精準估算的輕量化公糧。要在有限的食物裡再變出下午茶成為一種挑戰，我們常為討論食物而樂此不疲，絞盡腦汁也要填飽肚子。菜單再簡陋，還是能在挪用和重組的過程裡，再變出開心。所以，這個下午，我和巧巧繼續討論蔓越梅山粉圓、鳳梨炒飯或乾拌麵的可行性。

小飽走進山屋裡時，我和巧巧都不知道。

「發現秘密武器！」

那是小飽的聲音。我們倆雙雙回頭，他的頭探了出來，身體還藏在屋裡。然後緩緩地把藏在屋後的手伸出來，露出手上的東西。

「紅蘿蔔！」像魔術師從黑箱裡拿出來一樣，他笑得非常開心。

「什麼？！」我和巧巧異口同聲。

「啊，妳們不喜歡？」小飽說。

我冷漠地搖了搖頭，毫無興致。「紅蘿蔔！你竟然撿到紅、蘿、蔔！」巧巧怨念深重，她最討厭紅蘿蔔！

小飽滿心期待地拿出搜查的戰利品，想不到隊友完全不賞臉……他喜歡吃紅蘿蔔……我看著小飽百味雜陳盯著紅蘿蔔的臉，清了清喉嚨：「那個你當行進糧一個人慢慢啃著吃好了……」巧巧拍手附和。

食物果然愈來愈少了啊……我們開始盤點剩餘：「妳可和美祿剩幾包？多出來的明後天下午還可以用。」我問巧巧。

巧巧把她公糧袋裡的東西盡數倒出，我們將剩下的早餐沖泡包數了數。

「嗯，多出兩包。」我說。

「早餐能不能多吃幾天鹹粥？」巧巧回頭問負責菜單的小飽。

「呃……可能沒辦法。」小飽說。

「高海拔人喜歡吃粥，吃——粥——」巧巧故意把尾音拖得很長。

「我們還有幾餐吃粥？」我問。

「……不然肉鬆分兩餐吃好了。」小飽言詞閃爍，答非所問。

「哪兩餐？」我繼續追問。

「一餐拿來配白粥，一餐……」小飽說到一半，「白粥？只吃白粥！」巧巧驚叫。

「一餐在最後一天，有白飯」小飽說。

「白飯配什麼？」我感到不妙。

「肉鬆。」小飽說。

「啊，我們最後一天只有白飯配肉鬆？」巧巧不可思議地抬起頭。

「還有醬油膏……」小飽再檢查一次菜單。

我驚愕地說不出話來。

「白飯配肉鬆！白飯配肉鬆啊——」巧巧抱頭叫著。

小飽想多說什麼，卻半天擠不出一個字。

我不信，和小飽要來菜單，細細對過：「小魚乾花生呢？」

「採買沒買到……」小飽說。

「我好想念第一天的鰻魚罐頭……」巧巧失魂落魄。

「對！還有滷肉罐頭……」我瞬間想起西稜的大空營地上，幾個全新的罐頭被棄置在長滿芒草的路口，我們為要不要撿起來猶豫許久，不撿也是垃圾。但那時才第一天，背包沉重，每個人都在適應，氣喘如牛，沒有人有食欲。一切還歷歷如新。

「為什麼那時候不撿起來……為什麼……」巧巧低著頭，語氣沉重。

「殘念、殘念啊——」我好後悔、我真的好後悔，只是一念之間而已，我拚命回想罐頭的樣子，上面還有滷肉的照片。

「我再進去找找……」小飽又走進山屋。

「消化餅當下午茶了，咖啡剩最後一包，行進糧也愈來愈少……」我在木地板上翻滾，開始自暴自棄。

「我們好可憐……」巧巧說，她嘴角下彎得厲害。

兩人持續自怨自艾，相視長嘆。我想起初始幾天的食欲不振，那時總叨念小飽晚餐煮太多，怎麼也沒想到如今飢餓隨伺在側。

你很清楚再怎麼樣你都餓不死，但思考食物的時刻變多卻是不爭的事實。

「有一包米。」小飽站在山屋門口，手上的東西沉甸甸的。

「有米！」巧巧霍地站起。

「怎麼可能……」我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喃喃。

「今晚可以加飯了。」小飽露出微笑。

「今天是……臘肉飯！」我翻開地圖背面的菜單，急著宣告。

「那明天還可以吃粥……」巧巧說。

「嗯，明天可以吃……五兩。」小飽沉吟，原本三兩的米量加碼了。  
巧巧不客氣地歡呼，我在她連聲的「耶」裡用腳跟敲打木地板以示慶祝。  
「不知道明天的新達山屋還可以撿到什麼？」我說。

我知道我們這樣不對、不正常，完全被食物所操控，但是沒有辦法，飢餓感一天比一天強大，我們就是沒有理智胡亂搜索山友棄置的食物，也不知為什麼會這樣，腦袋裡只有食物，像動物一樣。

因為日常的煩惱都確實被阻擋在山下了，如果還要說出山裡的憂慮，就是今天的營地、明天的路、以及食物。當基本條件（天氣、營地、水源、人員狀況）都良好時，最重要的就只剩下肚皮而已。即便是我這種味蕾遲鈍的人，在山上每一次煮食的過程裡，都能慢慢理解到，食物存在的意義。泡麵也變成至高無上的人間美味。

只要覺得好吃，飢餓感一點一滴消逝，就能感應到活著。

好吃＝活著，而清楚地感應活著能讓人存在感十足，於是，登山＝好吃＝活著＝存在。只要登山＝存在這定理可以得証，便有莫大的滿足，一旦認知到這件事，那麼其它都無所謂了，一切非常簡單，我們被生理需求驅策，以確認自己的合理性存在，而這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確實非常罕見。

晚餐是臘肉油飯，那一包下午發現的米竟是貨真價實的糯米，我們一邊咀嚼糯米飯一邊聊如何把一成不變的宵夜山粉圓成功換個口味，巧巧丟出鳳梨乾，加上我的無子甘梅，鳳梨梅子山粉圓一鳴驚人，此後打遍天下無敵手，我們嘖嘖稱奇、無比滿足。

縮在睡袋裡，收音機如母親在睡前哄著我們，小飽把成捆備用鐵絲拿來纏在天線上，收訊良好，DJ 萬芳的聲音真好聽，閉上眼以前，我想著方才外出如廁看見的景緻，誰說黑夜看不見的？我呆愣在樹林裡，看到一片月光森林。銀白色的滿月照亮大地，白淨的光輝在夜裡凝鍊，葉影兜得自己一身。周邊的物事都看得清清楚楚，如同白晝，我的影子很長，在光裡閃動，捨不得進屋，就在那裡站了好一會兒。

拉緊睡袋的頭套，聽見巧巧在身側呢喃：「耶——明天早餐是鹹粥……」她的聲音被睡袋悶著而顯得閉鎖。我明白今夜終要過去。

「而且有五兩！」我應和。夜深而寂靜。

三、

不行，行進糧根本不夠，十幾片餅乾一眨眼就消失，我的食量如牛，胃怎麼也填不滿，天啊這不是我！失神地看著剩下三分之一的可口奶滋，我放慢速度，小心仔細地一口一口把它解決，酥脆的口感和香甜的糖粒讓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可口奶滋還是轉眼間徹底消滅，殘餘的餅乾碎屑也不能倖免，直到我舔淨被撕開的包裝袋，才悵然若失於當日行進糧的滅絕，我想起背包裡還有蔬菜餅，用



盡全身力氣不准自己起身去取。「不能吃！那是明天的！」、「不准動！吃完就什麼也沒了啊！」身體難耐，我的理智狂吼，非常艱苦。

終於下到新達山屋，這武陵四秀傳統路線的必經處所，小飽在第一時間走進山屋裡蒐羅，我還坐在桌前想著蔬菜餅。

小飽再度走出，我們不可思議地看著他懷中的戰利品，一一放在桌前檢視。「不錯嘛！」我說。柚子還可以吃、肉鬆快過期了、皮蛋可以加進鹹粥裡、還有一包完整的白麵條——好的，最後一天不會只有白飯配肉鬆了。

「高海拔人需要米……」巧巧皺眉看著白麵條，拾起那顆皮蛋：「如果有花生就更完美了……」

「可惜明天就沒有山屋了……」我忍不住抓了一把肉鬆放進嘴裡，想起明天要走淡水河最高源頭上到對空標誌營地，就不禁哀嘆。

「後天還有霸南山屋啦！」巧巧說。

「會經過巴紗拉雲山屋，可以看一下。」小飽說。

「那山屋不是破敗不堪了嗎？」我說。

「賊！我們是山賊……」巧巧搖頭，不明白我們為何會淪落到這種地步。

我專注地餓著，走路的每一秒都想著食物。每天抱著期待早餐的心情入睡、吃完早餐又開始盼望當日晚餐，幾乎只剩下本能：吃、行走和睡覺。

我難以忍抑，肉鬆一把接一把地抓食，小飽在一旁輕聲提醒：「留一些給早餐用。」我感覺食物的滋味在口中蔓延，又分泌出更多唾液。

「好好吃喔——！！」我情不自禁地讚嘆。

## 叁之四·〈高海拔人的星球〉

一、

紛亂的人群進進出出，新達山屋喧囂嘈雜，分不清有幾組人馬住在這裡，三個人躲在山屋裡煮食，沒有人想出去，眾多聲音在耳邊流竄，吆喝呼喊或是鍋碗瓢盆相互碰撞的聲響。那一個夜裡，人們在屋裡屋外喧嘩，巧巧把自己蒙在睡袋裡踢腳，我的臉色一定很難看，但我沒有發現，因為小飽坐在角落孤擲收音機的身影更顯執拗。

隔天凌晨，天尚未亮，人們便紛紛起床打包，準備上山看日出。細碎的耳語、塑膠袋磨擦、腳踩在地板上、鋼杯碰撞……我睜開眼，難以自制地想念起幾個簡單安靜的凌晨。

雪北山屋裡，巧巧沉睡，小飽頭燈微弱的白光在黑幕裡晃蕩，瓦斯爐轟轟作響，我們空著腦袋，等待鍋裡的水滾沸。我拉起收音機的天線，把訊號抓穩。無人出聲，音符流動，緩緩地，一首歌就這麼走完。在晨光還迷濛時，幽靜的山屋裡，我們都凝結了，失去時間也不可惜。

我記得我在素密達山屋賴床了，所有的人都賴床。小飽躺在睡袋裡，播起收音機，我睜開眼睛，聽著聽著，山屋就漸漸亮了，頭頂的小窗可以看見外邊透著晨曦的樹影。五點半，晨光穿過冷杉林，金黃色的光束散射在睡袋上，睡袋的溫暖和清早的冷冽包裹我們，我躺在那裡，行走的渴望突然漂流四溢。

那年冬日，我在中國北方邊境一間青年旅館的走廊上，看著公布欄上的地圖，想望一趟長長的旅行。在這個時刻，那個畫面突然蹦出來，敲了敲自己：「嘿，你還記得嗎？」我盯著金黃色晨光逐漸轉白，默默在心底複習那幅長長的旅行地圖，某個念頭逐漸明晰堅定起來，關於未來。我翻身拿出紙筆，趴在那裡書寫。寫著寫著，就安靜下來。

我愈來愈喜歡喜歡邊走邊寫的狀態，喜歡巧巧和小飽轉身跟我說：「這個應該記下來。」總在某個不經意的時刻，也許是山屋台階的午後、也許是尚未甦醒的清晨、也許是晚餐後收聽收音機的寧靜裡，我會突然拿起胸前口袋的紙筆記下那些瞬間，關於當下或者更多。

只有抽離了日常的責任與義務，人才有機會在放逐的短暫片刻裡凝視自己的渴望，那些曾經捧在手中的，剎那即逝的念頭，都會在這些恍惚又清醒的時刻，陡地鮮明了起來。像火車疾駛窗邊不斷逝去的影子，其實我們的確是有經過的，只是太快了，不記得了。

但現在，山屋喧囂嘈雜，分不清有幾組人馬住在這裡，我們尚未準備好適應人群，一時竟難以融入，在躁動與混亂間茫然失措。三人草草吃過早餐，迅速打包，匆匆離開新達山屋——人聲愈小，漸行漸遠，登山鞋踩過結霜的箭竹草坡，發出輕輕的喀擦喀擦聲，彎腰拾起一根短箭竹，薄薄的白霜在藍天底下發出耀眼的光芒。空氣很冷，吐氣有白霧，走一走能聽見樹枝「咯嘣」一聲清脆的斷裂，藏有莫名的歸屬感，提醒我從容以對。陽光照過來，小飽行走於詩意山莊遺址的

草原間，遠方是奇偉的東霸群稜線；轉身，巧巧正在下坡，因逆光的關係看不清臉，迎光的芒花在她身後閃爍。

二、

我們明明很努力慢慢走，卻還是早早便抵達對空標誌營地。

小飽拿出新達山屋裡搜尋到的柚子，成片切好，遞給我和巧巧。

太久沒吃水果了，多汁的果粒進入嘴裡，像魔術師從手中變出一朵花。巧巧輕咬下唇，露出千言萬語也道不盡的神情，終於從齒縫裡迸出了一個單字“perfect!”，我和小飽都哈哈大笑。

時間過剩，我們決定調頭往南去巴紗拉雲山走走，小飽拐個彎就不見人影，我和巧巧在後頭悠哉慢行，儘管一直在箭竹叢裡鑽動，心卻和天氣一樣平穩。

沿稜緩上，偶有腰繞，我哼著歌，喜歡死了這樣單純的日子，像小時候郊遊一樣，前後大幅擺動著手肘。

「後天就要下山了……」巧巧說。

「嗯。」這種日子畢竟不能久長。

「後天一直下，高海拔人要溶化了。」巧巧低低地說。

我心中突然有稍縱即逝的光亮，清了清喉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很小很小的星球。」

只是想多分享一些什麼。

「在這個很小很小的星球上，住著三個高海拔人。」

只是想把故事說出來。

「高海拔人一號叫飽飽、二號叫崇崇、三號叫巧巧……」

那是一種直覺，巧巧突然安靜了。小心翼翼地接收著後方奇異的安靜，繼續想著接下來……

「然後咧、然後咧？」靜止的時間被打破，巧巧真是急性子。

「高海拔人的星球很少下雨，他們不知下雨為何物，星球上天天天天滿天星。」

「嗯。」

「高海拔人的任務是保護山。一號飽飽總在前面領路，二號崇崇走中間，三號巧巧喜歡走在最後面……」

風景遼闊，身體閃過刺柏。

「他們每天一起走路、吃飯、和睡覺，每天一起坐這山望那山……」我一邊走一邊講，經過大石、灌叢，腦袋運轉著，巴紗拉雲山就這麼出其不意地到了。我抬頭，小飽就坐在三角點旁，他定定地看著我。

他也在聽嗎？

「然後咧？」巧巧走上來追問。

「……沒有然後了啦！」展望大開，我放下登山杖，想找一塊坐的地方。

「欸，這個回去妳要把它記下來。」巧巧說。

「妳喜歡？」我走到山頂邊側，坐下，小心放下雙腳。

「喜歡啊！」巧巧在身後走動：「嘖，穆特勒布（山）也太帥氣了吧！」

雲霧在湛藍裡翻騰，巧巧攤開地圖，我們不厭其煩地以各種不同的角度觀看四周的稜線，巴紗拉雲的山頂並不寬，就近是一些無名山頭，頗有居高臨下的氣勢……我拿起登山杖指出最喜歡的雲朵，巧巧為另一朵辯護，小飽坐在一旁，拍下爭論中的兩人。

我們都不曾細想，怎麼走著走著，就理所當然了？彷彿每天都是這樣子的。

三、

站在大霸尖山的基底，向上仰望，好壯觀的崖壁啊……

岩塔遠看時像一個碗糕，隨著距離的縮短它愈來愈大，塊狀的硬砂岩層隱約可見，到最後巍峨聳立在跟前，一眼望不盡。迷人之處不只是冷峻的山形，還有攀登的困難度——二十多年前國家公園將攀爬的鐵梯撤除，使得登頂更為不易，多少人前仆後繼想上去，每當人們提及，總是用：「大霸耶……！」仰望式的嘆服口吻。

我們走到了攀登點，在一棵樹下休息。

「要上去吧？」愛攀岩的巧巧一看到岩壁就興奮不已，一臉躍躍欲試。

我和小飽相視，一時無言。

「啊，不上去嗎？」巧巧有些失望。

「我們的計畫書裡有要上大霸嗎？」我掏出背包裡的夾心餅乾。

「是沒有。」小飽說。「而且我們沒帶技術裝備。」

「是喔，好吧……」巧巧的身體垂了下來，她還是頻頻向攀爬的地形觀望。

我感覺那片崖壁在召喚她，「看紀錄好像有一個 **over 面** 不好過，翻上去是問題。」

「這路看起來不難……」巧巧的眼睛始終在岩壁上逡巡，「我過去看一下，一下下就好。」她三兩步蹬上去，身影迅速消失在眼前。

「小心點！」小飽起身。

「她一整個腳癢難耐。」我聳聳肩。

「嗯。」

「你不上去嗎？」

「……不想上去。」小飽說。

「為什麼？你上次來也沒上去吧……」沒記錯的話，小飽當兵前最後一支長程隊伍，就是大霸北稜接聖稜。

沒有風，我們站在黃土坡上，小飽說起一年前的隊伍。那時連日陰天，繚繞的雲霧把大霸遮住了，完全沒有展望。直到他們在大霸基底沿繞，大霧在那一刻突然散開，一點一滴露出了孤絕凌人的大霸山體，小飽在那個時候被大霸所震懾。他說，他不上大霸。

「吼，有難度啦——」巧巧的聲音傳了過來。

「我過去看看。」我也不想上大霸，但我真好奇那一面長什麼樣子。

小飽一臉為難，欲言又止。我按捺不住，轉身走過去了。

兩個隊友都過去了，他也沒有再待在下方的裡由。

「你知道西藏人怎麼爬山嗎？」我抓緊岩塊上攀一小段，想起那一幅長長的旅行地圖。

小飽沒有說話。我爬到一個小平台上，停下來。

「藏民沒想過登頂，他們心目中的聖山是不能登頂的。」我看著他，「只能繞著山不停走著，藉此傳達他們對山的尊敬以及崇拜，這叫『轉山』。」

「對，大霸對我來說，就像這樣！」像是好不容易找到貼切的語彙，小飽的聲音突然有了篤定和溫度。

「所以大霸算是你的聖山？」

「……可以這麼說。」

巧巧插腰站在突出的岩壁下，認真研究上攀路線。「喔，我需要**人身確保**。」她說。

小飽走到她身側協助，巧巧上攀幾次卻未成，她氣喘吁吁地看著那一道關卡，宣布放棄。

我們，已經站在大霸的胸口了吧。

有人過來了，後面陸續還有人，他們背著主繩走來，從背包裡拿出了**吊帶、快扣、八字環、確保勾環、還有攀岩器械 friend 和 chock**。三人一時都驚呆了。

「咦，你們也要上去啊？」其中一位戴藍色帽子的大哥說。

「這也太巧了吧……」那些有備而來的行頭讓巧巧的眼睛閃閃發亮：「我、請問我也可以跟你們一起上去嗎？」

我和小飽退了出來，看攻擊手攀爬，在上面架設固定點。巧巧用他們的扁帶打自製吊帶，幾個打好的普魯士繩繩梯側掛在身上，預備攀登。

「十年前沒上到大霸，今天要重來一次。」藍帽大哥這麼說，他笑起來很開朗。「妳不上去嗎？」他問站在邊側的我。

我遲疑了一下，想著他們的十年，想著我的今天，搖了搖頭。到底為什麼拒絕，一時也說不上來。

小飽已經退守到另一邊，我走到他身旁，仰頭，等巧巧上去。

等待的時間不短，所以我嘗試轉山，沿大霸肩頭來回走著，想像藏民的心情。我不是藏民，大霸也不是我的聖山，但撫觸岩塊的肌理和溫度能讓我心安。古早的古早，這地質構造和節理被推擠出來，山的偉岸壯闊像是恐龍時代才有的奇幻地形，我在不規則並排突出的岩壁下走著，陽光下，山體堅硬而溫暖，卻有柔軟的植物從岩縫裡鑽出。是它們沉默地告訴我，用不同角度看這裡。

天夢幻而乾淨，近處的小霸、品田、穆特勒布、更遠的南湖、中央尖，結合這側的自己，包含那個角落：巧巧單純的開心和小飽無盡的耐心，包含著 **over** 面擋不了的和開放包容的，都停留在安靜的風裡了。

前天剛過素密達斷崖和品田斷崖，之間也有裸岩地形，還有大面積的斜板，

鐵鏽色的岩質在陽光底下閃閃發光，那時我走得興奮，想像自己是飛簷走壁的悟空，不時回望俊秀的穆特勒布山；偶爾我和巧巧會停下來，觀看自然的力量如何在經年累月間將大石堆疊成峻嶒，當小飽在前方岩塊與岩塊的缺口間駐足，陽光穿過他的身體，地衣攀附岩面、碎石滾落斜板、流水刷出深谷，你不得不仰天深呼吸一口氣——低頭，補給隊為我們準備的黑帶繩環還套在破鞋上，幾次掉在路上都被壓隊的巧巧給撿回來，如今卻是被路磨到要斷了。繩環在岩面上磨著，但腳步並不會因此中斷，風起雲湧，日頭走在高崗上，我們走在崖壁上，有徒手攀登、也少不了拋繩和拉繩。那時如此理所當然，怎麼這下卻遲疑了呢？

我坐下來，細想自己為何不上去。這件事突然變得重要異常。

我喜歡巧巧專注的興奮與期待、也欣賞小飽用他的方式敬他的聖山。而我只是不想因天降良緣就糊里糊塗上去，不想看到起攀點前搬運的石頭愈疊愈高，不想看到更多固定點被緊緊嵌進去……岩壁上餘留多種顏色的繩子，有些老舊得在風中散落，有些仍堅守岡位，它們是為人上攀而生。但我想不出自己有什麼理由非上去不可？品田斷崖、素密達斷崖有繩，是必然的經過，掛在大霸身上的繩子和架設點，卻矛盾與衝突著自己。

因為它本來就不在隊伍的計畫裡，因為那個 over 面的存在。能徒手攀登成功者是大霸選擇了他，那麼普通如我就選擇安守為人，靜靜仰望。

我被山、石、和泥土包圍，大霸像爸爸，任由我們在肩膀上爬上爬下；穆特勒布山的皺褶真美，像細心周到的媽媽；而風在耳邊低吟。小飽走過來：「巧巧上去了！」我想像巧巧在山頂雀躍地奔跑，這幸運的傢伙！今天要跟一群不認識的大哥們拍登頂照了，她要禮貌矜持地微笑，眼睛還是會眯成一條線。

巧巧下來時，她的鞋底遠離了她的登山鞋。

大霸穩重剛毅，小霸則頑皮可親。每座山都有它的脾氣與性格，一同走往小霸尖山的路上，我和巧巧不停嚷嚷小霸好酷好可愛，在大石堆疊的山頂跑來跑去，想選一個喜歡的位置坐下。

我指著遠處一塊突起的菱形大石，「巧巧，快去！那是海賊王魯夫的位置。」轉頭和小飽說：「不覺得小霸很像一艘大艦嗎？雪山大艦！」我的手順勢一擺，豪氣萬千。

巧巧很滿意我的推薦，她跑向遠端那顆方正的大石。

「快，帶我們航行千里吧！」我朝她大喊。

巧巧坐穩，腳垂在下方，朝天空大力揮手：「嗨——老朋友們，你們好嗎？」

她完全不理會我的大艦之夢，她眼裡只有那些大大小小的山頭——都是她朋友。我看著巧巧向群山萬壑招呼的手，舞動在風裡如詩。

天地這麼大，還有多少無名風景等待我們去認識？如果圓柏、杉林、杜鵑、龍膽、刺柏……這些名字不需要死背，白紙黑字於我如萬紫千紅；如果我著迷於孤鷹翱翔、聆聽山羌吠叫、看山羊走峭壁如履平地、與水鹿相看兩不厭；如果我因為部落古老的傳說，而見證故事裡的石板屋、駁坎和古道如何消失在歷史的洪

流裡；如果我會在無可挽回的天災裡心痛於河流改道或土石崩塌……如果、如果沒有這些走過，那麼我是否就不會有這麼多狗屁的多愁善感，去認定那些地貌變動和時代更迭其實與自己息息相關。

「我不想下山……」巧巧坐在魯夫石上不肯下來，轉身朝向我這邊。

「真的！嚮導，我們不想下山。」我立刻附議，看向小飽。

「嗯，我是無所謂。」小飽看著我們，很灑脫的樣子。

賴在那裡許久，直到藍帽大哥一幫人也走上來：「還沒下去啊你們？」

四、

中霸坪這裡，可以清楚地眺望明後天要走的大霸北稜，縱走已到尾聲，我們即將下至新竹鎮西堡。我在高處嘗試聯繫來接風的學長，空氣轉冷，黃昏降臨，小飽也走上來，和我一同等待手機訊號。

「巧巧——上來看日落——！」我用雙手圈起嘴，朝營地大喊。

「她已經進睡袋了。」小飽低低的說。

這傢伙，這麼懂得享受……最後一場稜線上的日落欸！

大霸尖山代表天地戴上神聖的金色皇冠，莊重威嚴，我們仰望著輝煌大霸，無聲的時刻居多。

我早已習慣這樣的模式：每天早上四點半起床，吃飯、走路、如廁，晚上八點睡覺，如此周而復始，天經地義。沒有廚房、浴室、空調，沒有水龍頭也沒有旅館，新台幣無用，物質條件的恆久缺乏，驗證出人原來可以活得這麼簡單。當不能逛街不能上便利商店、沒有電影電視可以看，當報章雜誌臉書都遠去，不再滑手機或守在電腦前……脫離媒體環伺，失去生養我們的社會，我卻一點也不覺得恐慌。我們發現另一套遊戲規則：不能沒有陽光，不能沒有空氣和水。衣服幾件就夠、不可能有廚餘、視環境條件擦澡、盡其所能地節約垃圾……真奇怪，平時我所以為的必須原來是捆綁與制約；而我無感的理所當然卻是生活必備條件。我們就這麼莫名其妙學會減法哲學，樂於節能減碳，習慣少即是多，而且愈來愈容易開心，有時還覺得奢侈。隨著上山日程的增加，我的腦袋必須作更大的切換，有時甚至要系統更新或重灌。

就這樣，當雲海成為家常便飯，當彩霞繁星常相左右，當幾乎走到渾然忘我……我們卻要回家了……

我看著夕照大霸，想起一個星球。一個很小、很小，運轉得很慢、很慢的星球：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很小很小的星球，住著三個高海拔人。

高海拔人1號叫飽飽，2號叫崇崇，3號叫巧巧。他們四肢發達而頭腦簡單。

小星球很少下雨，高海拔人不知下雨為何物。小星球上每天都有一次日出和一次日落，天天天天滿天星，高海拔人喜歡看夕陽和星星，他們每天一起吃飯、走路、和睡覺(大便不能一起，大便是私事)。在小小星球的山上跑來跑去，唯一

的共有財產是一台收音機。

他們的工作是走路，擅於在中午收工，下午一邊散步玩耍一邊看日落，晚上聽收音機點歌。

1 號飽飽永遠走在前面，2 號崇崇永遠走在中間，3 號殿後的巧巧總希望頭上可以長出竹蜻蜓，帶她在天際間遨遊。他們想慢慢走，卻總是不小心走得太快，高海拔人的腳不知道是什麼做的，怎麼走也不會痠。他們有雙好腳，但他們的鞋子都很爛，高海拔人沒有鞋底，他們每天忙著用千百種方法固定鞋子，每天穿著沒有鞋底的鞋子跑來跑去，坐這山望那山，每天都在山頂和山頂之間，看過來又看過去。

每天看完日落，1 號飽飽才會開始煮飯，高海拔人嗜米，有一次 1 號飽飽想換口味煮麵，被 2 號崇崇和 3 號巧巧罵到臭頭，直到第 14 次煮飯的時候，1 號飽飽發現了一包外星來的米，三個高海拔人歡欣鼓舞地把它吃了。

從此以後，高海拔人就在小小星球的山上到處搜索外星來的食物。一天一天過去了，高海拔人愈來愈容易餓，食量一天比一天驚人，1 號飽飽把最好吃的糖果和餅乾都拿出來了，他自己愈來愈瘦，卻還是餓不飽 2 號崇崇和 3 號巧巧。

看完第十五次日落那一天，三個高海拔人遇到了很多外星人，高海拔人怕生，厭煩外星人問他們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問題，那天的日落和星空雖然也漂亮，但他們一心只想在下次日出的時候，逃離外星人群聚的地方。

有一天，他們不小心把小星球上的山都爬光光了，在最後一座山頂「小之霸」上，高海拔人收到一封外星來的勒令書，命令他們從今以後只能往下走，直到另一個大星球上，2 號崇崇大聲抱怨大星球上沒有日落，「大星球上也是每天各有一次日出和日落」勒令書這麼說。

高海拔人怕熱，一直下坡讓他們很痛苦，三個高海拔人愈來愈沉默，1 號飽飽發配的三顆神奇巧克力也發揮不了作用，只聽到 3 號巧巧不斷地說：「我要融化了、我要融化了融化了……」

他們很努力假裝開心，終於走到大星球，大星球上有第二十次的日落，但他們心裡卻想著，小星球的第二次日落不知道是什麼樣子。大星球很大，三個高海拔人被分散了，他們無法再每天一起吃飯、走路和睡覺，要做好多事情，沒有辦法再早睡早起，也沒有辦法午後去散步，1 號飽飽、2 號崇崇、3 號巧巧雖然沒有融化，但他們永遠會在日落的時候，想念只有高海拔人的小小星球。



